

■ 新作聚焦

老藤长篇小说《草木志》：

东北乡土世界的人物志

□张维阳 孟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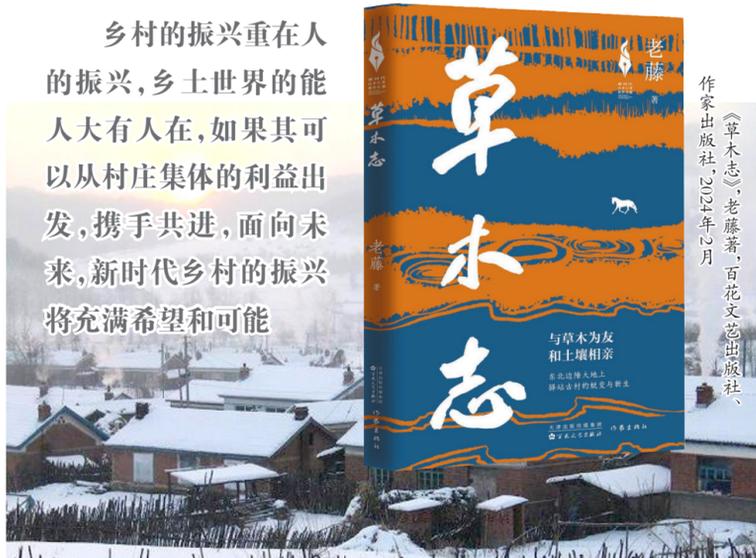
老藤是一个有文学才情又刻苦勤勉的作家。《草木志》是他新近发表的一部新长篇，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老藤多年来一直关注和书写东北乡土世界，此前广受关注的《刀兵过》《战国红》《北地》《北障》都是这样的作品，长篇小说《草木志》以黑龙江的村庄墟里为样本，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东北乡村新近的发展与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草木志》中对东北大地草木的描述不再作为风景和闲笔，而是参与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老藤将大地与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小说的地方性特质，也为小说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新的经验。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国土资源厅的青年干部，参与省里组织的干部驻村计划，去墟里就任村支书，墟里的面貌和变化就在他的视角中徐徐展开。主人公的生物学背景让他对墟里的植物非常敏感，那些东北寻常的草木在他的眼中都变得独特，借他的眼睛，老藤将这些草木的特征和性状娓娓道来，用文字呈现了东北大地孕育的植物王国。如果说他的前作《北障》，对东北山林莽原的书写，是对东北山川风景的写意，那这部《草木志》就是对东北自然景观精耕细作的工笔。老藤对东北的植物了如指掌，像一个植物学家，这让我们想起了长期游弋于长白山林区的胡冬林。对自然的热爱让胡冬林长期离群索居，游走于长白山的群峰林海之间，观察和记录密林深处的自然奥秘。老藤的写作同样需要对自然长期的观察和大量的知识储备，这表现出老藤的专注、定力和对东北大地的关切。老藤在呈现东北植物样貌的同时，将植物的特征提炼为一种性格，并以此与乡村的人物相对应，以草木喻人物，就像曹雪芹笔下的绛珠仙草，或者《离骚》中的兰芷芙蓉。老藤在书写这些东北草木的同时，也写出了墟里百姓的各式性格，写草木，也在写人物，所以，这部小说是东北大地的草木志，也是东北乡土世界的人物志。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新任村主任哨花吹，这是一个来自乡土民间的人物，他原来是乡村的喇叭匠，每家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受人尊重，收入也比较可观，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当墟里面临内忧外患，随时可能被外村吞并的处境时，哨花吹临危受命，匆匆上马，肩挑重任。在既往的乡土叙事中，村长或者村主任往往是那个威权式的人物，一言九鼎，不容置疑。但哨花吹不一样，他是一个新型的乡村领导者形象，他和风细雨、幽默风趣，让人如沐春风，他好像村中的润滑剂，村中各种尖锐的矛盾在他的调解下都会消解或平息。他温和却不懦弱，当上级领导下达激进的行政命令时，还能站在村民的立场，与上级领导斗智斗勇，为村民争取利益。小说中与之对应的植物是光叶山楂，在东北叫“一把抓”，因为这种果子酸甜适度，老少咸宜，老百姓看到这种果子都会撸一把果子来吃。哨花吹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公共事务和解决人际争端，并不在于他手中的行政权力或者背后的家族势力，而在于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个人的魅力。通过哨花吹，我们看到墟里的基层权力模式和以往以乡土文学作品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上级的任命给予了哨花吹基层领导者的身份和管理的合法性，但真正让其顺利开展工作的，是群众的信任和承认，也就是说，他的权力来源于群众，也服务于群众，哨花吹一改之前乡土叙事中基层领导者头人和族长的形象，作为一个亲和、友善的服务者，为新的乡土基层领导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范例。

方世坤与石锁是小说中的一对针锋相对

乡村的振兴重在人的振兴，乡土世界的能人有人在，如果其可以从村庄集体的利益出发，携手共进，面向未来，新时代乡村的振兴将充满希望和可能



《草木志》，老藤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2月

的冤家，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背后是墟里的方、石两大家族，这两大家族有着世仇，积怨已久，且仇恨越积越深，威胁着墟里的安稳，也对墟里的发展构成巨大的阻碍。这两个人一个被称为四菱角，一个被称为狼毒草，都是有尖带刺儿的厉害角色，也是生产创业的能人，都从事水产养殖。石锁认为方世坤使坏，将自家养殖的黑鱼投于其养殖三道鳞的鱼塘，让他损失惨重，于是他准备向江中投入锋利的滚钩，破坏对方拦江围鱼的绳网，进行报复；方世坤闻听此事，事先在江边建造蛇屋，养毒蛇守卫领地，大战一触即发，随时可能鱼死网破，玉石俱焚。他们的冲突不仅有个人的矛盾，更有着家族的宿怨，一旦处理不当，将可能引起家族间的械斗，非常棘手。好在有哨花吹，他用耐心和智慧进行调解和说和，用科学化解释谣言，用事实消解误会，终使两人的矛盾弥合，将一场可能的家族间的激烈化解于无形。通过这些人物我们发现，乡村的振兴重在人的振兴，乡土世界的能人有人在，如果其执着于个人的利益，坚持以血亲复仇为代表的差序格局下传统的族群思维，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障碍，如果其可以从村庄集体的利益出发，携手共进，面向未来，新时代乡村的振兴将充满希望和可能。另一方面，驻村干部的来到给乡村带来了新的项目，给村中的能人带来了更大的施展空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可预期的美好未来为村中的能人提供了丰富的想象，这对他们放下家族的宿怨和历史的包袱，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无疑提供了助力。也就是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不仅意味着地方经济状况的改善，更关系到乡土世界的稳定与和谐。

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物。在机关单位的“我”本不是来自东北乡土的人物，但“我”作为驻村干部参与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来，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乡村中的新面孔。“我”去墟里驻村的首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组织提拔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墟里独特的植物王国的好奇，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诉求。同时，我还坚信同事老雷的劝告“多做无形之事”，要做乡村变革的“见证者”。做无形之事，就不容易出现闪失，不会冒什么风险，而做见证者，实际上就是做旁观者，不投入，不作为，实际上是没有担当、不负责任的表现。这说明，初入墟里的“我”是一个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利己主义者。但在墟

里的经历改变了“我”，墟里百姓对村庄的热爱和发展村庄的热情感染和教育了“我”，让“我”从旁观者变成建设者，自觉投入到墟里的建设事业当中，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墟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助力。在既往的乡土叙事中，外来者往往被塑造造成乡村的引领者，唤醒蒙昧或沉睡的乡村，带领乡村走向现代和富裕，但在老藤的笔下，外来者改造乡土世界，也被在乡土世界的工作经历改造，乡村的发展伴随其观念的变化和人格的提升。在墟里的经历让我重新机关的生活，之前“我”崇拜单位的雷雷，他作为领导的智囊，写任何材料都行云流水，高屋建瓴，大笔如椽。他不去基层调研，却可以通过来自同事的二手材料，基本掌握下面地市区县的基本情况，那时“我”认为这是老雷卓越能力的体现。但经过在墟里的历练，“我”开始质疑老雷脱离基层的工作方式和虚浮空泛的工作作风，老雷在“我”心中的光环随之暗淡。随着“我”结束驻村，回归机关，“我”势必会以更加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展工作，也可能对机关的工作作风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这个人物的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不仅意味着乡村的发展，所有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也都将被触动和影响，外来者经历了乡村的变革，也会把在这一过程中的经验和心态带回机关和城市，影响和改善机关和城市的的风气和面貌。

此外，小说中能掐会算、德高望重的村中长者齐大牙，出身兽医却心怀世界的石国库，器乐爱好者、民间领袖方大珍，以及将毕生心血都付诸保护民俗文化的留守知青金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些人物我们看到，老藤不仅能呈现东北乡土世界各色人物的鲜明性格，通过人物揭示时代的新变，还能通过人物表现东北地方的民俗与文化，比如东北民间信仰、礼乐文化、古驿路上的侠义精神，都通过具体的人物得到了具象的表达。可以说，老藤的《草木志》，是东北乡土叙事的重要收获。

（作者张维阳系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作者孟繁华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文学名刊 主编谈

“以鲁迅先生作品集命名的《野草》杂志自然应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华语作者，而不能仅仅是绍兴作者的自留地，否则便没有存在的必要”

办好地方刊物先得摆脱掉「地方化」束缚

□斯继东

2024年1月19日，2023收获文学榜榜单揭晓，刊发于《野草》杂志2023年第6期的一个叫“穆萨”的未名作家的《骷髅》进入短篇小说榜，列第5名。这是《野草》刊发作品连续第四年（共计五部）进入这一国内权威年度文学榜单。朋友们称赞《野草》杂志这些年“声名鹊起”，那么，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缩影吧。

《野草》杂志创刊于1985年，由绍兴市文联主办。中国文联大刊名刊林立，特别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这数十年的发展，文学期刊在文学棋局上的地位和格局已基本固化，新生力量想在其中再分得一块蛋糕实在难乎其难。作为地市级的《野草》杂志在纸媒式微、文学相对边缘的大环境下，能收获好评，赢得口碑，影响力持续得到提升，跟我们近十年来确立“与青年作家一起成长”的长远目标，坚持“开放性、青年性、纯粹性”的办刊理念应该是分不开的。

我们所谓的“纯粹性”，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纯文学立场，在坚持正确的办刊导向的基础上，想尽办法排除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努力拓展文学的疆域，尽最大的可能性来尊重和包容作家的文学表达，尽最大的可能性来捍卫和维护文学生态的多样性。面对来稿，我经常念叨一句话：“该改的，必须改；可改可不改的，坚决不改。”还有另一句话是对编辑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作家可以偏执，也需要偏执，但一个编辑如果偏执，可能就是文学的灾难，我们要始终相信好小说有无数种可能。”

所谓“开放性”，就是如何挣脱地方刊物自设的藩篱，以更广阔的胸怀办刊。上世纪80年代，浙江几乎每个地市都有公开发表的文学刊物，90年代报刊整顿，全省只保留了四份文学刊物，省一级是《西湖》和《文学港》，另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地市级的就是我们绍兴的《野草》。为什么地市级的单保留《野草》呢？因为绍兴很特殊——出了个鲁迅先生。鲁迅当然是绍兴的，但鲁迅更是中国的，世界的。所以，以鲁迅先生作品集命名的《野草》杂志自然应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华语作者，而不能仅仅是绍兴作者的自留地，否则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要把《野草》办成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吾辈“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而要把《野草》办成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是前提和基础。对于地方上的办刊人而言，“开放办刊”这一条往往是压力和阻力最大的，因为这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没有办法，你只能在各种场合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以上鲁迅和《野草》的逻辑，跟他们说“文化名城需要有一本叫得响的文学刊物”“《野草》办好了，真正得益的终归还是本土作家”，诸如此类。前些天看到《作家》主编仁发老师一段话深有同感，他说：“办在地方的杂志如果真想为地方的作者做一些事的话，那首先你要做到让这本杂志产生超越地方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产生又迫使杂志和编者先得摆脱掉‘地方化’的束缚。”他还同时转引了蒋子丹老师的一个比喻：“一本地方杂志假如完全去照顾本地作者，就像一辆公交车让过多的乘客都挤上车，然后车却开不动了。”前阵子真是睿智啊，所以称得上编辑家。

而所谓“青年性”，更多是一种办刊的策略。好刊物是靠好作品撑起来的，全中国的文学刊物都一样：都不缺稿，都缺好稿，尤其是带头稿。基于刊物的量级、现状和个人（作为主编）条件，我们设定的重点作者群是“70后”作家，并期望而后以“70后”带动“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00后”作家。一方



面，以当时《野草》的量级和状况，争取头茬大咖的作品并不现实，即使约到稿大概率也只是他的三三两两或者杂碎文字；另一方面，因为年龄代际、文学理念等原因，我本人与大批“70后”作家有较好的私人情谊，能争取到稿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家都有很好的上升空间，而这个上升空间也正是《野草》杂志发展所需要的。记得早在2015年，我的鲁院同学张楚便答应开设散文专栏“张看”；第一期陶丽群就给了个极棒的短篇《母亲的岛》，这个小说后来被诸多选刊转载，同名小说集还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收获》编辑走走也应邀开了访谈专栏，而且一开就是三年，凭她的人脉几乎把一线“80后”“70后”作家一网打尽，访谈此后结集出版，诸多经典篇目至今还被摘引转发。这些年来，“70后”代表作家在《野草》发表的重要作品确实挺多的，匕首的《人类的算法》，石一枫的《半张脸》，田耳的《两次别离》，王凯的《徒步飞行》，莉莉陈的《回向》，肖江虹的《苔藓》，沈念的《造水》，张惠雯的《涟漪》——限于篇幅，实在无法一一列举。大牌拿好稿友情“委身”小刊，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竭力推荐推介，争取作品转载、入选、入围、获奖等更多亮相的机会。良性循环的结果是，我们邮箱自由来稿的质量越来越高，更多更年轻的新锐作家们开始主动关注《野草》。开头提到的穆萨就是一例，当编辑把他的作品从自然来稿中提上来，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其实新锐也可以忽略年龄，沉寂多年的老作家照样能成为“新锐”，比如浙江“50后”小说家黄立宇，我们推出他的《制琴师》，登上收获文学榜，并摘得了那达夫小说奖，老黄也因此迎来了他的“第二春”。编杂志也需要有一点差异化发展的理念，比如区域上，一样是浙江，我们会更侧重于舟山、丽水等偏远地区；同样是作家，我们也会更主动地关注一些疏离文坛的冷门作家，谁敢说边角就没有金子呢？

做编辑快十年了，真是甘苦自知啊。期复一期年复一年，白头发越来越多，自己写作的心气却被一点点磨钝。总之，自从做了编辑，我对所有编辑都充满了敬意。幸好苦中时不时还会有那么一点甘，比如当一整天烂稿下来忽然有一篇作品让你的目光慢下来的时候，比如当你刊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再一次被选刊编辑、评论家、评委和理想读者发现的时候，比如当同行把你戏称作“敌人”的时候——

野有蔓草，生生不息。（作者系《野草》杂志主编）



点晴 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学批评... 李静 当代前沿·莫言研究 门外说戏... 莫言 重读“文学家”莫言或文学世界中的小说与戏剧... 王尧 我们今天的世界能不能纳入话剧的视野? ... 何平 反常合道·流水行云:小议当代作家的“晚期风格”... 杨辉 今日批评家·李静 当代文学的科学叙事及其思想内涵... 李静 赛先生:当代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钱理群 李静小记... 鲁太光 现场 “经典重释与文化传承”学术论坛纪要... 南帆 汪文顶 王尧等 汉语新诗创作及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方长安 龚学敏 戴隼 朱寿桐 理论新见 张爱玲的《对照记》及其他... 黄子平 文学与民间... 王彬彬 跨文化视域 《南洋读本》导论... 王德威 敬请关注, 欢迎订购 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南方文坛》, 邮编: 530023

南方文坛 邮发代号: 48-87 国外代号: BM6327 每期定价: 18.00元 全年定价: 108.00元 2024年第2期要目 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的“诺贝尔情结”... 王宁 打捞历史 史论与史料并重: 陕西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 李继凯 批评论坛 同时代人: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黄子平 钱理群 陈平原等 现象解读·电影理论批评 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传统的形成、变革与发展... 周斌 绿色批评 李朝全报告文学论... 丁晓原 吴锦雄诗作印象记... 敬文东 南方百家 乡贤文化书写的百年变迁与反思... 赵普光 艺术时代 漓江画派花鸟画的文脉与风格... 陈亚玩 敬请关注, 欢迎订购 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南方文坛》, 邮编: 530023

南京远东书局 图书出版征稿 出版热线: 025-51939999 18951979999 邮箱: yd368@126.com QQ: 85648588 (征稿信息长期有效) 南京远东书局从事图书编辑策划、代理出版发行23年来, 以保证正版、塑造品牌、质优价廉为立身之本, 为海内外数千名作家、学者出版了上万种图书作品, 赢得广大作者的信赖。凡文学艺术、社科百科、方志年鉴、家族谱志等各类作品均在征稿范围。一支优秀专业的编辑策划团队, 将使图书锦上添花! 全国二百多家出版社长期合作, 为作者全面提供系列书号、单书号、电子书号的出版服务。凡本书局代理出版的图书, 均可在中宣部“国家版本数据中心”验证出版信息。《文艺报》《小说选刊》《散文选刊》《中华文化》等媒体刊发书讯, 扩大作品影响力。最新的出版优惠政策, 欢迎咨询! 书局题名: 丁帆 (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主编: 陈德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联系地址: 南京市天元中路中海龙湾广场B座5楼

西湖 2024年第2期目标 最后的夜晚... 章雨恬 长夜将至... 章雨恬 如在梦中的镜像空间... 李松睿 云母镜... 森目 生客... 邱以寒 消失的舌头... 潘欣寒 火光... 小昌 戒指... 张韵秋 绿洲往事... 谢志强 吴晨骏的诗... 吴晨骏 吴撤的诗... 吴撤 谢健的诗... 谢健 雪竹图... 车前子 掷筲之好... 柯翰杰 泥巴路上躺着一只死甲虫... 王永胜 小说家的日常... 周于畅 同为小说世界的子民... 邓安发 岛屿上的爱丽丝... 车前子 关于储值金长篇《直溪》的讨论... 主持: 郭洪雷